

黃帝內經靈樞經註證發微卷九

註證

○官能第七十三

官者任也任其所能也即本篇第七十三

雷公有官能之問故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

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

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

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

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

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瀉實上下氣門明通于四海

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輪異處審于調氣明于經隧左右

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隣知決而
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于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
故知起時審其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
九鍼刺道畢矣

數去聲合平
聲奇音箕

此帝詳刺道以問伯也凡用鍼之道必知人之形氣有
餘不足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皆盛或形氣
皆衰病之在左在右在上在下在陰在陽在表在裏或

血多氣少或血少氣多或血氣皆多或血氣皆少

大義
見素

問血氣
形志篇

其脉之所行有逆有順如手太陽經自中府而

出于少商者爲順自少商而至于中府者爲逆

見前
客篇

有出有人如自表而之裏為入自裏而之表為出然後

即其犯病而為有過者則謀伐之知解其所結本經衛氣篇云

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知虛者則補實者則瀉又知脉之上下于

氣門即氣穴也素問明有氣穴論凡又知脉之流通于

四海本經海論云體中為氣之海衝脉為血之海胃為水穀之海膽為髓之海審其所在之

有病或為寒熱或為淋露疑即歲露篇之所謂遇歲露

也大義見過歲露篇以其輪穴必皆異處當審于調其脉氣之

往來明于十二經脉之經隧大義見經脉篇及左右肢絡即前經脉

篇所謂其支其別者是也盡知其會可也若寒與熱爭則能合陰陽

而調之若虛與實隣則知決虛實而通之設不能調其

左右

左右之義在病人則左右穴相
同在醫人則鍼時用左右手

是謂犯而行之也

故必明于逆順乃知可治

脈之所行有逆順
鍼法亦有逆順

況人身陰

陽諸經相為配合未嘗有奇行者能知各經之所起審

于本末寒熱

禁服篇云審其本末察其寒熱又終始篇云本末之寒溫之相
守司也

得邪

所在而刺之則雖萬刺可以不殆矣然九鍼不同各有

所宜能任而用之此刺道之所以畢也

明于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于

五行五臟六腑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

合于明堂各處色部五臟六腑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

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

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
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
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于中者從合瀉之鍼所不爲
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
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于膝下陵三里
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
當之結絡堅緊火所灼之不知所苦兩蹠之下男陰女陽
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此帝詳鍼論以問伯也五臟有井榮俞經合之五俞六
腑有井榮俞原經合之六輸然六腑之原并于俞則皆

可稱為五輸也徐疾者鍼法也

九鍼十二原小鍼解云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

虛

屈伸出入者經脉往來也

見邪客篇屈折順逆之數

言陰與陽合

于五行者泛言陰陽分而為五行也五臟六腑亦有所

藏者指人身有陰陽五行也

如肺為陰大腸為陽肺為金肝為木之類

四時

八風盡有陰陽者指天道有陰陽五行也

八風見九各官八風篇

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者言人身之面部各得其

五行之位合于明堂及各處之色部也

大義見五色篇

其面部

之分為五臟六腑者可以察其身形之所痛

五色篇云沉濁為內

浮沉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

其色

見于左右上下者可以知其何經之寒溫又審皮膚之

寒溫滑瀉斯能知其病之所苦也且膈有上下

心脾居上

脾居中州肝腎居于膈下必知其病氣之所在先得其經脉之道然

後可以用鍼稀者鍼之少也疎者鍼之濶也

終始篇云疎取之上

深者深入其鍼也留者久留其鍼也卽如有大熱在上

則當推鍼而使之下所謂高者抑之也熱從下而上則

當引鍼而去其邪所謂外者發之也視先痛者常先取

穴以刺之所謂凡病必先治其本也

素問標本病傳論本經病傳篇除大

小便不利外又如大寒在外則留其鍼以補之大寒入

中則從合穴以瀉之凡病有鍼所不當用者則用灸以

治之又如有上氣不足則推人其鍼以揚之而使上氣

之足下氣不足則積其鍼以順之而使下氣之足若陰

陽皆虛而鍼所難用則用火以灸之又有厥而寒甚或

骨廉下陷或寒過于膝則取下陵三里以補之

下陵三里穴即

三里見本輸篇又有陰絡所過爲寒留止或寒入于中則必推

其鍼而行以散之又有經脉陷下者則惟灸以當之

經脉

篇云陷下則灸之禁服篇云陷下則徒灸之徒但也又有絡脉結而堅緊者亦用

灸以治之倘不知病之所苦及男子以陽蹻爲經陰蹻

爲絡女子以陰蹻爲經陽蹻爲絡

見脉度篇

故男子忌取陰

蹻女子忌取陽蹻乃良工所禁此鍼論之所以畢也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

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

勝以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節與八正神明論大義相同辟當作避奇音箕

此言用鍼之事必當知天忌也服事也

此二句出八正神明論文詩小

雅六月篇云共武之服大雅板篇云我言維服

上視天米仰八正神明論之所

謂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泄月郭空無

治者是也下司八正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八正者所

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蓋四立二分二至為八

節之正氣九宮八風篇有八風八正當以避八風故八

正神明論謂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所謂得天之

露者本經歲露篇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

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候以者常以冬至之日

太乙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下應之以風雨者矣風

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

卽從後來者爲
虛風卜后方同

八客于骨而不

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出

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

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蓋指天之風雨爲露也所謂遇

歲之虛者本經歲露篇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

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

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故得天之風雨而又

遇歲之虛則雖救之而不能勝反受其所害矣故八正

神以論父曰天忌不可不知者此也

乃言鍼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之
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此節與八正神
明論大義亦相

同

此承上文而言鍼意之妙無形而至神者也八正神明
論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
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觀其立
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
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
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

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禪髣髴

邪氣之中人也灑漸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

中法聲此

與八正神明論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大義俱相同據兩篇當以虛邪正邪爲說

此言邪氣之微而上工能蚤救之也灑漸惡寒貌動形者振動其形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

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邪氣臟腑病形篇曰虛邪之中身也麗漸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又八正神明論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下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上工論氣不論形所以預取其氣而蚤救其萌芽彼下工則反是矣

是故工之用鍼也如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元氣出乃疾補

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

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

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此

與入正神明論略同據彼義則此當以是故工之用鍼至

所取之處另爲一節遙搖同解懈同圓當作方方當作圓

此承上文而言上工因氣以行補瀉之法其要則在于

守神也八正神明論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

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正本節之所謂明于

調氣補瀉所在疾之意所取之處也瀉必用圓補必

用方八正神明論作瀉必用方補必用圓者是也岐伯

曰瀉必用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

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其言如此，此節之方圓誤可知矣。方瀉之時，切而轉之，其氣乃行。卽所謂方吸而轉鍼者是也。疾入而徐出之，邪氣乃出。卽所謂方呼而徐引鍼者是也。又必搖大其穴，則邪氣之出者自速。此瀉法也。其補之時，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手則引其樞，右手則推其膚，微旋而徐推其鍼，其鍼必端正安靜，堅心無懈。卽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神無營于衆物者是也。

正欲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卽推其皮以蓋其外

門則真氣乃得存矣

離合真邪論曰推闢其門令神氣存

此補法也然補

瀉雖殊而用鍼之要當在忘人之神入正神明論曰養

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

不可不謹養也

小鍼解云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也

雷公問于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

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

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以視色聰耳者可以

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

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